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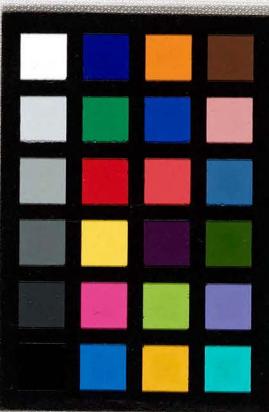
六十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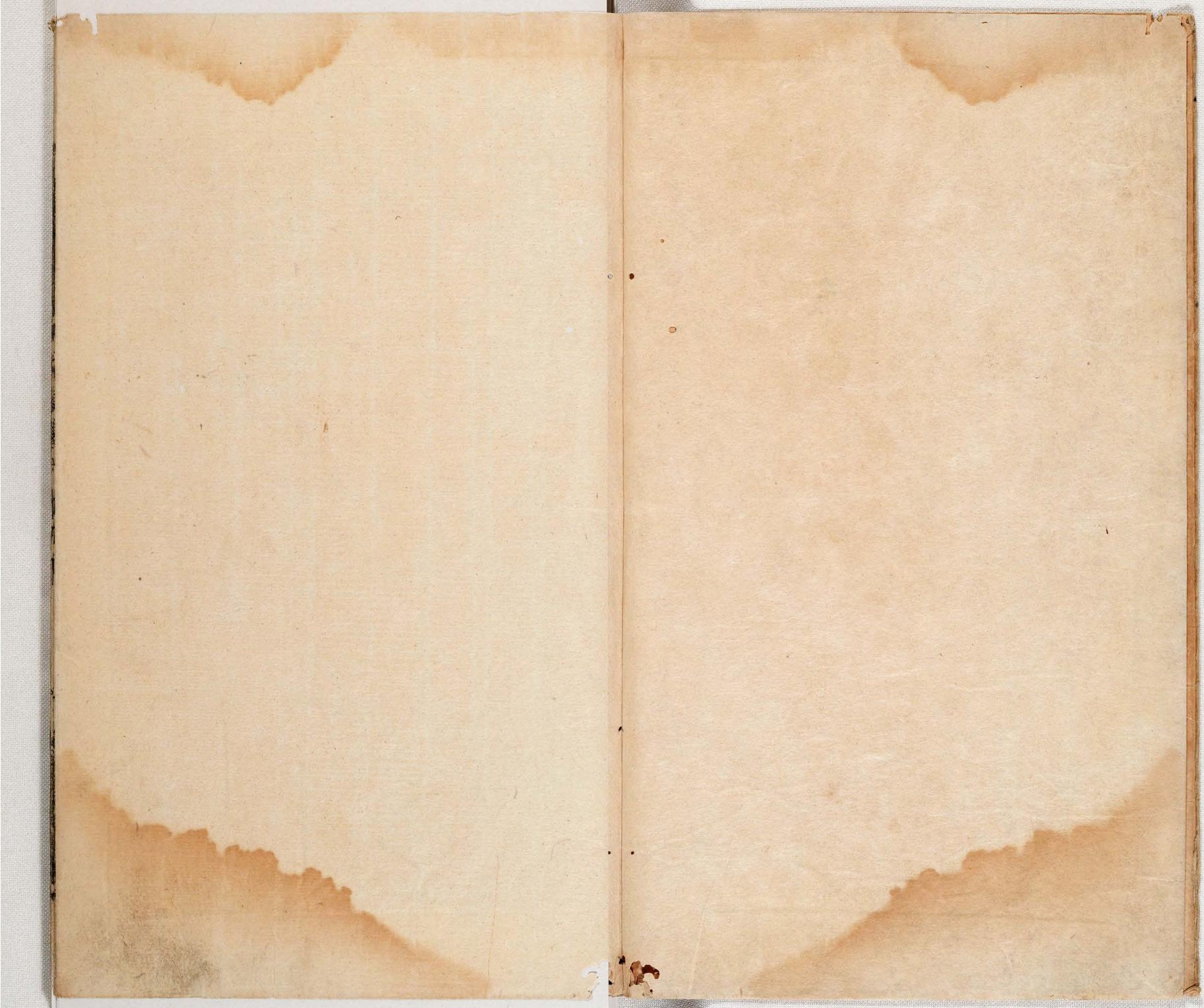
列傳 佞幸

叙傳 上下

年	月	日
3	重	書
32		
佛教大学藏書		
第	302912	号

共三十六







班固

漢書九十九下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額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

紀述師古曰後音千旬反字或從彳其音同耳

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

其封林爲建德侯述爲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

師古曰朝見之禮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廼今定矣予親設文右之平陳青茅四色之土

印古曰尚書禹貢苞匦青茅儒者以爲青茅名也第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青茅爲一物則是之字序下各當添二字通序下黨之字

集名作名云案言  
詔指其名遣在  
帝城侍衛也今  
案集名作名

謂善茅爲青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欽告于岱宗泰社

四者中虫之土不以封也青音精

欽告于岱宗泰社

師古曰欽敬

各就厥國

養牧

民人用成事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待于帝

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師古曰謂

發取之

音徒釣反次下亦同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恭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遜嗇

讀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

師古曰達

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

吏民抵罪者漫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

師古曰達

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

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俟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師古曰督察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夏曰姓即故乘所云長州之苑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師古曰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

師古曰歸音姑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

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

久莽說輒遷之師古曰說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

集案房顥爲之  
不稱訓李種云  
集云崔云卷今  
人以石當黃金  
則爲鏹石案說  
是

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鉛  
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鑛  
治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鎔石之爲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  
音一葉反既成令司命負之葬出在前入在御旁鑄  
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  
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  
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師古曰漁謂捕蔬果之屬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音土戴反閼其租賦師古曰閼寬也幾可以解釋安集師古曰幾朱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朱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

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繼反饕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師古曰幾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宋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臧薄冰文賴曰祉福祚也冠存己欲襲代薄冰亦以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臧除暑也二曰肅聖寶縱應劭曰本自謂承聖神後能緒其三曰德封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歲受天下圖籍又宋舅呂寔家前從合浦私與宋通發覺按驗宋自殺葬曰宋屬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母將

臣親母將  
指故謂也師古  
日公羊穀君親  
字人臣事人  
臣則理可解  
然師古取君  
親然手

詳見

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爲殺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呼哀哉宋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所封同之地宋始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費惲責問妨師古曰費音帶又音徒蓋反并以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以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莽以驕仁廼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太不敢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鬼神怪異之事以直道侯王涉爲衛將軍涉者

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馬莽卒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懷其舊恩也以爲曲陽莽今稱師古曰令善也曲陽之名非善舞也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士都樊崇等以飢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鉤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上黃帝皆遷上天師古曰遷古仙字上升也張樂崑崙度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

案案三礼圖云漢皮淺毛黃白爲虎通以爲上古貞先服虎皮取其文章也

犧叔——義仲也

保送也。可有軍馬

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李奇曰或聞其樂聲曰清厲麗皮冠而哀兆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飢旱數年力子都等黨衆寢多師古曰富漸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畢擊蠻夷若丘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誓三十取一縫島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

舟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本輒試之取太鳥翮爲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反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恭遣昭君兄子和親于後安公師古曰善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兩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光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橐街一胡人耳師古曰橐街蠻夷館所在也解在陳湯傳橐音工早反不如在匈奴有益莽

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  
徵將軍當誅單于與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與者時見爲單于之名出車  
城西橫廄未發尤素有智略非尤攻伐西夷數諫不從  
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  
風諫未讀曰諷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  
後先憂山東盜賊尤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  
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  
兒狠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兒古貌字也兒狠言其狠  
而固持其所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爲善  
見不可移易懷執異心兆沮軍議也音材汝反未忍致  
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師古曰較歸故郡以降  
者印之組符伯董忠爲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

師古曰舉百姓貨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爲  
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豈之青徐民多弃鄉里流亡老  
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  
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臣母霸出於  
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名也瀕涯也音頻又音賓輶  
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  
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黃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  
迎之於道京師門户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師古  
示音曰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未晉灼曰諷言母莽聞惡  
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母氏謂

朱祁昌書序  
師古曰是

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奉字臣君，若言文徵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

博下獄以非所宜言弃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

軍行師敢有趨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謂趨走而譙待也。

須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

於是春夏斬久都市百姓

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恭惡之下書曰：廼者

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爲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

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

天。師古曰：適音謫謫責也。音徒旁反見音胡雷反。

以正于理塞大異焉。奉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一葉反。

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

師古曰：獻音鐵。

利以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所立將率以合此意木弓。

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於前人。

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爲大

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爲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

爲校尉秉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

師古曰：傳音張反次下亦同。

倉無見穀師古曰見在也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

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

復下書曰乃壬午鋪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師

曰列風列暴之風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手也言驚體也言

也言伏念一旬迷廼解矣師古曰先言列風雷雨後言迷廼解矣蓋取弁約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惑以爲言也

音仙未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師昔符命文立安爲新遷王服虔曰安葬古曰遷猶僊耳不勞假借音

第三子也遷臨國雒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室統也宜爲皇

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摯茵輿行服虔曰

執茵輿之行也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者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乎師古曰晉說非

西廂及後閣更衣中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又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

以皇后被疾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壬午列風毀王路西廂及後

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

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

焉文侯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

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禳後世襄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襄主也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服虔曰太

令安追繼其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

也臨有兒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諭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錯安置也音千故反莽追謚

孔子爲褒成宣尼公惟

音先踐反耗音到反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

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

師古曰鯿少也耗虛也鯿音也

足

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也正音征

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

爲新遷王臨爲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

師古曰幾子讀曰異

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

師古曰匣出自樹立外堂上古

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

師古曰匣匱也音匣

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

廝赤

服虔曰以黃爲寶自用其行氣也廝赤廝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

其令郎從官皆

衣絳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

莽又見四方盜賊多

欲視爲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音示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王食劉備曰長

安南也晉灼曰黃圓波浪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

師古曰皆在石城南上林中

玉食謂韭爲玉兆之文而墨食也波音彼皮反

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

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

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

明堂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

立而乘車也行

音下反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

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

築作之役師古曰將領

崔發張邯

說莽曰德盛者文

師古曰文禮文縟繁也音辱

宜崇其制度宣視

海內

師古曰視  
讀曰示

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

莽乃博徵

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  
作者駢驛道路師古曰駢壞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  
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  
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  
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  
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  
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三卅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  
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師古曰墮毀六曰濟南伯王尊  
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補  
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

宋祁易傳本  
宋祁易傳本

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師古曰薄

櫨莊上研即今所謂檻也櫨音盧飾以金銀琱文師古曰琱字與雕同

窮極百工

之巧帶高增下

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

功費數百鉅萬

卒徒死者萬數鉅鹿

師古曰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之也求名也

大司空士王丹

發覺

以聞

莽遣三公大

夫逮治黨與

師古曰逮逮捕之也已解於上

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

誅死封丹為輔國侯

師古曰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之也求名也

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

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

六鄉巨邑

之都枹鼓豨鳴盜賊襄少

鼓者也音孚其字從木

擊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

僰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言如亂麻而

浦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  
令盡二十年止之以全元元赦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  
貸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貸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  
重五銖故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  
知不發舉皆沒入爲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太傅

平晏死

以子

虞唐事

爲太傅

尊曰國虛

民貧咎在奢泰

乃身短衣小袴

乘牝馬柴車

師古曰柴車即篋車

藉橐瓦器

師古曰藉橐也

豪去蒲弱也

器以瓦爲食器

又以歷遺公卿

車即篋車盛食遺公卿也

出見男

女不異路者

事自下車以象刑

赭幡汚染其衣

赭幡以赭汁染巾幡

莽聞而說之

師古曰說下詔申敷公卿

思與厥

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

論語

封事爲平化侯是

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  
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也藍口故號下江兵也衆皆萬餘人武功  
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師古曰墊陷音丁念反二年正月以州牧  
位三公刺舉急解師古曰解讀曰辭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  
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  
長壽園西令永侍父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  
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彌侍者原  
碧未幸之後賄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莽妻情國師  
公女師古曰惜音一尋反能爲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  
爲所謀且成後敗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  
妻病困未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

訓李晉二說存也  
集案平定中唐  
也李說是也

十而死師古曰仲中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

讀曰仲

前漢傳

六

冊

十一

冊

十一

冊

十一

冊

十一

冊

十一

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  
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恭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

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

狀恭欲祔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

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

侯林賜魂衣璽敦師古曰說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統

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

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列風之變輒

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

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

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情起情亦自殺是月新遷  
王安病死初恭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  
能生男與增秩生男匡女墨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  
以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及安疾甚  
恭自病無子爲文作奏使上言與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弃章視群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章徧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師古曰友善兄弟曰友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上王車遣使者迎與等封與爲功脩公匡爲功建公墨爲睦脩任捷爲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而喪焉恭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

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竝侵百姓怨恨盜賊竝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爲漢輔因爲馬作識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師古曰趣讀曰從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行音胡郎反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謂號令也又言恭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恭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穢仲景尚更始將軍如亂麻也

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  
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  
欲以擊匈奴秋墮霜殺殺穀關東大飢蝗民犯鑄錢伍人  
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  
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鍾官古曰琅當長鑄也  
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  
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師古曰重禁  
以王況識言荆楚當興李氏爲輔欲厭之音直用反  
拜侍中掌牧大夫卒其舊名以聖代夏人姓也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  
儀服夏人姓也莽以爲中郎使出儀之令自出師古曰說儀文降未

出而死師古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奉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謚

曰瓜寧殤男

幾以招來

其餘

讀曰異

然無肯降者閔

月丙辰大赦天下

天下大服

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

張晏曰夫妻本以此歲死天下

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除之

郎陽戊脩獻符命言繼

立民母文曰黃帝以百二十文致神饌

於是遣中散

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

音下更反

博采鄉里

所高有淑女者上名

奉夢長樂宮

銅人五枚起立

奉惡

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

所夢銅人膺文

師古曰鑄鑿

又感漢高廟神靈

謂夢見

謂責

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

四面提擊

音徒計反

斧斫壞之

桃湯赭鞭鞭灑

屋壁

師古曰挑湯灑謂赭鞭鞭之也

壞戶牖

師古曰以

桃湯赭鞭鞭灑

屋壁

謂赤

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

師古曰徙

此軍壘之兵士於

高廟寢中屯居也

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僕奉乃造

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瑤羽葆

師古曰瑤讀

謂蓋弓頭爲八形載

以祕機四輪車

師古曰蓋高八丈其杠皆有屈膝可上

下屈申也

師古曰言潛爲機關不使外

見故

也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輶者

皆呼登僕奉出令在前

百官竊言此似輶車非饗物也

師古曰輶車音而

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逕昭

平能說經博以八投

師古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亦聚數千人在河

阻中奉召問羣臣禽賊方略

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

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

讀曰祿曰與

祿曰太史令

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

太傅平

朱祁昱侯序下  
當有唐淳亨

化侯飾虛僞以媿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爲賊害也故祿引此而言國師嘉信公願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奔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奉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卒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未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痛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也音一艷反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實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賈讀曰但言不爲大號不敢畧有城邑

轉掠求食日闕而已師古曰闕盡也隨日而盡也闕音空穴反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闕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恭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有上章相告者就曉此意也而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恭大怒下獄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師古曰督謂察視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師古曰傳音張懲反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爲是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爲非大者群盜小者偷兜不過二科師古曰亢謂穿牆爲盜也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

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姦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委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麋聞之，不敢入界。師古曰：糜眉也。朱塗眉故曰。況自効奏，讓況讓。況字通用赤眉古，自以爲憂責也。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奉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

向宋作爲

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曼與蔓同。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師古曰：趣，促也。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塞當也。勤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共讀曰。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給暇也。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師古曰：寢斬也。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誅滅。因飢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十，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師古曰：視，視也。讀曰視。宜急選牧

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使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恭畏惡況陰爲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恭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爲邯鄲師古曰邯鄲大匠也附城邯鄲音

胡敢反淡音大  
敢反豐盛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師古曰伯皆讀曰霸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廼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止宿也疑以火自燎爲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灸令暖也其明日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駿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師古曰亟急也音已

力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

宋祁曰眉當  
依前作廉

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

師古曰謂東出也

祖都門外

師古曰祖道送

天大雨露衣止長老嘆曰是

爲泣軍奉曰淮陽九之院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飢饉薦臻

師古曰薦讀

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襄新侯開東方諸倉

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太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墳撫所掌

師古曰之往也  
墳音竹刀反

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

宋祁曰一本作  
謂眉當依前作  
廉

期於安兆黎矣

師古曰黎衆也

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

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恭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

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恭下書

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

師古曰溥與普同

猶恐未

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

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

上戊之六年也

孟康曰戊土也  
恭所作歷名

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擅

之小民弗蒙祚予意也

師古曰辜擢謂獨專其利  
而令它人犯者得罪辜也

易不

云虛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師古曰益卦彖辭也  
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

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師古曰洪範之言  
艾讀曰乂乂治也

咨虛群公

宋祁曰一本作  
謂眉當依前作  
廉

上戊之六年也

孟康曰戊土也  
恭所作歷名

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擅

之小民弗蒙祚予意也

師古曰辜擢謂獨專其利  
而令它人犯者得罪辜也

易不

云虛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師古曰益卦彖辭也  
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

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師古曰洪範之言  
艾讀曰乂乂治也

咨虛群公

可不憂哉師古曰：咨者，嘆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鮒平林。  
陳收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葬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  
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允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  
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廻出，乘傳到部募。  
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紺韓  
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紐繫也。韓盧古韓，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  
師古曰：蜚，古飛字也。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奉發吏民設購賞捕擊，以天下穀貴，欲厭之。音一葉反。  
為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拔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廻置養贍官稟食之。也食讀曰：飲食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奉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

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奉聞城中飢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餅肉羹持入視。奉讀曰：示。師古曰：「視之，居民食咸如此。」奉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音幡。今語賊猶音先各反。康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葬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康丹以爲新拔城，罷勞。師古曰：疲。當且休，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昌地名也。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執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寧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闢，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

爲生馳奔賊皆戰死

師古曰奔字池

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

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

調發

謂徒鉤反也

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謔

師古曰忽謂怠忘也

謂謨群呼也音先反

爲狂刃所害烏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軍章謂莽

謂到也

謂急忘也音先

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

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王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

大將軍陽沒守

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墳南

宮師古曰墳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

音竹刀反

霸昌廢

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畢初發長安宿霸昌廢

霸昌觀

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

師古曰行

更反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

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壯祖與兄齊武王伯升

師古曰世祖

謂光武皇帝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

宛人李通等謂光武皇帝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

市平林朱鮑陳牧等合攻拔棘陽

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

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

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群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

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爲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

刻鹿云凡師必文新  
成入廣受斧故云  
設以多利而之

上九九辭自効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

師古曰行

音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

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壯祖與兄齊武王伯升

謂光武皇帝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

市平林朱鮑陳牧等合攻拔棘陽

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

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

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群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

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爲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

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  
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奉識師古曰文謂文章號  
謂號令也識讀與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  
儀同音式志反  
皇無文書號謚邪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莽亦心怪以問群臣  
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  
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盜犬羊相聚  
不知爲之耳莽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群臣盡服及後漢兵劉  
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  
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壯祖族兄聖公先在平  
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鮑等  
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

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視迺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  
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  
珍寶以巨萬計奉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  
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  
二十七視太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  
印轂執弓韁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祿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韁授以弓矢于高祿之前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奉依拔之焉韁音韁

封皇后父謹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謹子二人皆侍  
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  
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即谷風穀風即古曰穀風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

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師古曰晋  
卦六二爻

也介大也王母君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之祝詞

諸欲依

廢漢火

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

百穀豐茂庶草

蕃殖

師古曰蕃滋也殖生也

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恭日

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群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妾流言惑衆淳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立賜及北狄胡虜逆輿洎南越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

師古曰輿匈奴奴單于名也洎及升已下孟遷以上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爲上公食邑也若豆孟遷蠻僰之名也言伯不在赦令之限也

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軍章司命孔

仁兗州牧壽良卒

正王閔楊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

兵

師古曰凡三十萬衆追措青徐盜賊

師古曰措讀與

下亦納言

將軍嚴允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

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

凡十萬衆追措前隊醜

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

大司空隆新公

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

賊靡碎

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

此廻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

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

剿截也

小反

昔子遣七公幹士隗臨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

臨等既出因逃亡矣

四月廿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

宋祁昌黎縣本  
作車馬列奉晉  
車馬將軍非信  
名字誤也未詳  
前云大將軍研云  
將軍朱知訥錄  
其它多不詳  
者

昆陽郾定陵

師古曰三縣之名

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

王邑

馳

傳之

雒陽

師古曰傳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

萬號曰虎牙五威兵

平定山東得顯封爵政決於邑除

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

吏領府庫以遣

邑多齋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

師古曰視

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

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

嘗有也

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

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

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

師古曰亟

急彼破諸城自定矣

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

城喋血而進

師古曰前歌後舞顧不快邪

遂圍城數十

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過

圍城爲之闕

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

遏遮也闕不合也可

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

不聽會

壯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

尋邑易

不聽會

壯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

尋邑易

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

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天

風蠱瓦

師古曰蠱古飛字

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譙

師古曰譙音火故反

虎豹股栗

師古曰戰懼甚

士卒靡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

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竝起

又聞漢兵言莽鶴殺孝平帝莽廸會公卿以下於王路

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群臣師古曰視  
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  
奉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平草也同人卦九三爻辭也未至  
于三歲不能起也恭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  
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  
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群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櫬車傳  
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誅也先是衛將  
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識記爲涉言  
星字掃官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  
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  
者宿止之處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歎涕泣言誠欲與

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柰何不信涉也歎因爲言天文人  
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東侯古讀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師古  
曰耆讀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奉母洛薄嗜酒  
設此詐欲以自別不受誅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  
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  
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歎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歎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謀  
謀欲發邯亦主兵復與邯謀邯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  
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邯與  
邯俱告奉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習也

列傳世遺言更  
始或言廢始  
後不一未知孰正

大習兵也。肄音亦二反。護軍王成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費惲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刀張弩更始將軍史譖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施兵師古曰莽欲以厭凶也音一葉反使虎賁以斬馬劍挫忠倒音子卧反劉讀曰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詐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鹽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奉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瀆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隱

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之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爲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鈞盾牛山僕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僕人以掌承承露盤也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熹素善卦奉使筮之曰憂兵火恭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廬子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奉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諱邑與計議師古曰諱古呼字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太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奉遣發馳傳諭邑師古曰謂諭告之傳音張戀反我年老母適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欲傳邑以天下救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爲太司馬太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容苗

訴爲國師同說侯林爲衛將軍莽憂遠不能食

師吉曰  
憲音浦

又音  
閼飲酒嚼鮫魚

師古曰  
類此鮫海魚也  
音電

讀軍書倦因

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師古曰  
讀曰憑

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

急

閼

爲厭勝

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累恩曰母使民復

思也又以墨滯色其周垣

師古曰  
舊色也  
滯音一故反

號將至

曰歲宿申水爲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

師古曰  
歲星成紀

又曰執太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

師古曰  
龍西之縣

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

大尹李育  
師古曰  
并

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自并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惡

師古曰  
萬於桀紂

是月折人鄧曄匡起兵南鄉百餘人

師古曰  
折

萬於桀紂是月折人鄧曄匡起兵南鄉百餘人

師古曰  
折

南陽之縣南鄉折縣  
之鄉名折音先歷反

時折宰將兵數千屯縣亭備武關

師古曰  
鄴縣也本屬京兆

時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丹水

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

師古曰  
湖弘農之恭愈憂不知所出

崔發言周禮及春秋

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狀之

師古曰  
周禮春官之屬

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

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官

目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爲言也狀音一葉反

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

敗廼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

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

師古曰  
辭號眺哭也眺音逃

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劳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費惲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貸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者臧府中尚方廩廩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篩府及都內平準帑臧錢帛珠玉財物甚衆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臧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意音直用反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子匡時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

棗街作姑師古曰閼讀與閭同作姑邪道所由也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士卒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也灌比謂口也翬音暉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王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皆來迎而降附也大姓操陽申碣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蠻蠻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蠻蠻右扶風蠻讀與邵同其人姓嚴名春茂陵畫

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蓋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

少之屬

師古曰姓屠門名少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

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  
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  
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  
之利奉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  
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譙將  
度渭橋皆散走譙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  
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  
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  
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

師古曰

或本經字下有見字

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

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王邑

王林王巡豐桓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

戰者七百餘人

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

會日暮官府邸第盡

葬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譙

竝和

師古曰衆群行譙而自相和也和音乎卧反

燒作室門斧敬法闔

師古曰敬法闔小門謂斧斫之也

譙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

師古曰譙音火故反

其下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

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謔譙曰當奈何時莽紺杓服

師古曰謔古啼字也紺深青而揚赤色杓絕也絕爲紺服也杓音均又弋旬反帶璽鞍持璽帝七

首天文郎按拭於前

師古曰拭所以占時日天文即今之用拭者也音式

日時加

其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莽時不食少氣困

桓魋

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爲言也

服

曰邪行閭道下者也師古曰除西面白虎門和新公王殿陞之道也椒取芳香之名也

慶

西面白虎門和新公王  
揖奉車待門外奉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  
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也  
晝夜戰罷極音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  
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嶮崿委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  
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諱曰反虜王莽安在有  
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  
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攬  
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鋪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訴

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  
其綏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  
禮故識天子綏也見吳問綏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師古曰先經治  
音子侯反又音鄧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繻分  
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繻切千段也公賓就持莽首詣  
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  
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暉入  
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綏不輒上多  
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擗音徒計反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  
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

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  
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  
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  
皆封爲侯太師王匡國將東幸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  
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  
爲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上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  
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衆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  
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  
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師古曰就  
發學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符命不順漢建令丞相劉賜斬發  
以徇史謹王延王林王吳趙閔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

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  
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  
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涉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  
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附臧  
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十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  
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  
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  
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師古  
虛  
讀曰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  
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  
讀曰艾地皇四

文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東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  
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  
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  
國皆有名譽故賛引之恭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  
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  
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技也極也推是言之亦天時  
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  
於桀紂而恭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廼始恣睢奮其威  
詐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滔漫也毒流諸夏亂  
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鄙然喪其樂  
生之心師古曰鄙然衆口愁貌也音五高反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

守文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讀曰虛丘壠發掘  
害褊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  
考其禍敗未有如恭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  
恭誦六蓺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  
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  
非天命也紫色蠶聲餘分閨位應劭曰紫閒色蠶邪音也  
之命也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閨也師古曰蠶者樂之謡聲非正  
曲也近之學者便謂蠶之鳴已失其義又次改此賛蠶  
聲爲蠶聲引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  
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謂除以待聖人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廣記二百九十八漢書王莽贊云紫色桂毫因信絲分謂以偽亂真顧推崇言者近人  
讀書言及王莽秋狀有一俊士自許文章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有鴻目虎吻亦紫色桂  
生顯代家訓

敘傳第七十上

師古曰自敘漢書以後分爲下卷

班固 漢書一百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班固

漢書

曹中而虎乳之若娶於春秋左氏傳曰楚子之女生于文焉邵夫人使棄諸曹中

畜於邵淫於邵子之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之廢與

夢同並音莫反又音莫鳳反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

牛羊乳汁曰構

師古曰穀讀如本字又音乃苟故名穀於擇

音構

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關班亦爲楚令尹秦之滅楚遷

師古曰子文之子

劉朱本曰

並音塗

晉代之間因氏焉師古曰遂

關班亦爲楚令尹

秦之滅楚遷

煩師古曰墾古地字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

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

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師古曰國家不設衣服

謂虎為於擇

宋祁曰淳化本作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擇

注文書房  
利朱本曰

財而爲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師古曰馬邑人竢壹之類也今流俗書本多改此傳壹字爲懿非也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本字因生況舉孝廉寫郎以茂材爲長子令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本字安數師古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而著名籍古音之贍反也泥生三子伯淳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張晏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師古曰鄉讀曰鄒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

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受焉既通太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綺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冰紈之綺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細陵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群輩報怨殺追捕吏師古曰報私怨而殺人吏追捕之又殺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師古曰欲守定襄太守期音基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師古曰傳即就其所居而拜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師古曰請召也迎延蒲堂日爲供具食之具也酒本作悅石李群本作悅本作報然若追殺

供音居  
執子孫禮郡中益施師古曰施解也見伯用反諸所

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

謀立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齒為諸父尊

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稟咸稱神明師古曰稟

曰分音扶問反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

廼召歲餘上徵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

守都尉以下會赴其所同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

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師記也古曰道病中風

曰中傷也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師古曰受其疾

爲風所傷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俸而在家自養

也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捷序供養東

宮李奇曰元后成帝母進侍者李平爲捷序而趙飛燕爲皇后伯

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惶恐起眠事師古曰眠

自大將軍薨後王鳳師古曰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

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

及趙李諸侍中皆引蒲舉白服夏曰舉蒲杯有餘白瀝

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蒲觴而飲飲訖舉觴告

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

爵罰之舞文無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醉者是也

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談矣大喙師古曰

或曰喙謂脣口之神大笑則見此說非時乘輿帽坐張

畫屏風師古曰坐音材卧反

新起數目禮視而敬之師古曰目

至於是虞伯對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

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故也陳也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

宋祁曰林表音  
是舉初書材表  
宮人有材能者  
表其師也表事  
曰林宮也表外  
也於宮外傳咸  
儀也

者也師古曰上曰若不如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曰用沈醜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式號式誴大出注吾家耄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

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誴俾晝作詩之人嗟歎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亡益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誴音火

故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歎曰吾父反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官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宮也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師古曰聞謂比日也

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讀曰諷奏富平侯罪過上廼出張晏曰謂上所言班效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富平侯張效復來如淳曰富平侯張效復來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爲言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如淳曰兩師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又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存博學

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師古曰：唐每平王求書不得而游獲。賜祕書明見寵異。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子前讀書。師古曰：於天上器。其能奏稿書之事。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師古曰：謂不出之於群下。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師古曰：此言東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師古曰：盾讀曰允。百官表云詹事之屬官也。漢舊儀云秩四百石主。辟廸宮中。禪獨不敢答。師古曰：言其慎。哀帝即位。出禪爲西河太守。卒。子遇。遇弟如。如弟游。游之卒也。脩總麻賻贈甚。長也。該案荀子有章句曰。中行子有章句曰。音允。蕭何書卷之三。中行子有章句曰。音允。蕭何書卷之三。

馬曰贈聘音附贈音芳鳳反平帝即位太后臨朝奉  
秉政方欲文致太平師古曰言欲以文教致大平使使者分行風俗  
采頌聲師古曰行下更反而釋無所上師古曰不稱稱端及歌頌琅邪太守  
吏民應而隱除災害而刻閑空造不祥釋絕嘉應嫉害  
公孫閑言災害於公府太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  
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  
後宮賢家我所哀也師古曰班婕妤有賢德故哀閑其家閑獨下獄誅釋  
擢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  
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恭朝亦不擢呂祖遭也初  
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古曰肆  
之過失論天子曰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古曰肆

也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  
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  
禮反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  
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  
後起天所不鑿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平亦無間云  
鬼鬼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  
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師古曰造  
至也音千到反嗣雖脩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子相  
也嚴莊周也音居竟反生欲借其書師古曰補諱曰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  
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  
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也

魄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  
萬物不奸其志師古曰奸也音于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  
樂不絃聖人之罔師古曰絃讀與挂同聖人謂罔孔也不覲驕君之餌應劭曰覲音六畜之畜君所以制使其臣亦猶釣魚之設餌也蕩然肆志  
談者不得而名焉師古曰肆放也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  
之羈絏繫名聲之韁鎖師古曰韁如伏用馬韁也音薑伏用孔之軌躅鄭書音半朱祁是舜字  
朱祁曰虞字書父文注文設一作投

曰躅迹也師古曰躅音文欲反馳頽閨之極摯劉德曰摯至也人行之所極既繫繮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師古曰言用老子莊周之之道何爲但欲以名自眩也

耳眩音州縣之縣師古曰言耳眩音浦北反恐以此類故不進師古曰不與其書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

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

張晏曰  
父諱舉其字耳

不欲言年二十遭王

未敗

與

壯祖即位於冀州時隗昭據壘擁衆招輯英俊

曰輯

與

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

師古曰言盜

擾亂如雲

而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昭問鬼曰往者周亡戰國

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廼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

於今乎

師古曰將相語辭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

師古曰迭互

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

侯從政

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別爲政

本根既微枝葉强大

根謂王室

謂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勃然也漢家承秦之

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

假借外家

師古曰假音工暇反借音子夜反

東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

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  
賴於民

師古曰言無據接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

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

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壯業之資

詩也

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

視下赫然甚明監察眾國求人所定而授之今民皆謳

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

讀曰嚮古曰鄉

昭曰先生言周

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

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李遂而掎之

師古曰掎偏持其足

也音居也音居時民復知漢虛既感昭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

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客爾

舜

宋神宗書  
作火旁息音義  
既反序林音義  
以今漢書止作息  
字

宋祁曰師古曰  
當有彗吉之  
二十四字

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師古曰事臯子稷契咸佐唐虞。萬同字本作俱光濟四海，奔走載德。師古曰載因不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絕心人。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民族之世著乎春秋。謂士會歸晋其處。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古曰屈起特起壯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師古曰累字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爲人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壯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列傳世曰神器者  
聖人一大宝也  
是也

集韻音義曰  
林曰穀衰衣也  
丈述文

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劉氏曰  
神器靈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師古曰思有袒褐之囊，儋石之畜。餘日囊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破壞之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貪窮亦有命也。況虛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院會，竊其權柄。師古曰凶罹亦遭也。音離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享醢分裂。鑊上而斬之也。鑠音成竹林又況公曆尚不及數子。鄭氏曰曆音廢小也。晉史此骨偏曆之曆也。師古曰

宋祁曰近字詁音  
千字

甫該音美昌  
昭案音第一卷舊  
昂柱上方木靠  
代案音贊應  
而曰尔雅曰橘朱  
儒也蓋音麥  
林是蘇易實也  
韋昭音義錄  
字作鬻南言達  
詒案字林蘇  
或作鬻第

曰弟音是也公靡皆微小之稱也公音一堯反靡音而莫可反滑偏齊自音麻與此義不相合晉說失之

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棧桺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欲閭奸天位者虛奸音干是故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  
途公孫劉田庫胥音山交反  
公餗師古曰鼎卦九四爻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  
辭也餗食也音速  
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出貧  
賤而汝也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也音之欲反事  
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  
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  
劍而死以固勸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  
匹婦之明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曰春秋  
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事虛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  
人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曰分  
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師古曰王命論敘高祖之  
引事皆具見本書不須更解以穢篇籍其有辭句所稱  
隱互尋覓難知者則具釋焉浮況之說蓋無取也一曰  
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  
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  
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

宋祁注文  
沈李漸本  
作完亭

東漢書義曰  
韋昭曰獻合也  
列氏曰獻當也

赴師古曰。嚮讀曰響。如響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流中故云。斷懷土之情。沛高祖來都關情也。斷音丁喚反。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立戚夫人曰。不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媯任高祖而夢與神遇。謂懷任也。震電晦冥。師古曰。任。是以王武感物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師古曰。厭一葉反。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兆。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廿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

蕭何言，及曰  
字書曰覩事也

嘉慶辛未日閱  
罵謗詩上五  
罪及下許姓

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劉德曰：厭當也。師古曰：音一涉反。而苟昧於權  
利。越次妾據師古曰：昧貪也。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  
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鉄鉞之誅。師古曰：鉄音方于反。  
英雄誠知覺寤。畏諾禍戒。師古曰：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觀音冀。音諭。距逐  
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貧不可幾。爲子母之所笑。  
師古曰：不可。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異。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求。  
終矣。知愧咷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師古曰：墜古地字。河西大  
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師古曰：事皆與謀舉茂材爲徐令。  
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師古曰：如往之處。不合其意。不苟得祿故所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藻述。

宋祁曰注文麗  
序  
李下當有讀

宋祁曰注文麗  
序李下當有讀

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年二十也。作幽通之賦以  
致命，遂志。劉德曰：致極也。陳吉曰：致極也。其辭曰：系高頸之玄胄，  
芳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系連也。曹縉也。言己高陽顓頊之連緒也。顓頊北方水位，故稱玄  
中葉謂令尹子文。也虎乳故曰炳靈。繇凱風而蟬吟，芳雄翊野以颶聲。應劭曰：凱風南風也。朔北方也。言先祖自楚遷北。若蟬之蛻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蛻音蛻。颶讀與揚同。  
皇十紀而鴻漸，分有羽儀於上京。應劭曰：十紀漢十世于陸其羽可以爲儀成帝時班況女爲婕妤。巨張晏曰：易曰：鴻漸父子並在京師爲朝臣也。晉灼曰：皇漢皇也。  
泯夏芳考，邁愍悠呂。應劭曰：巨王莽字平君也。張晏曰：邁愍悠呂行謡也。  
行謡曰：窮遇王莽之敗，憂思歌謡也。古曰：滔漫也。言不畏天也。泯滅也。夏諳夏也。  
而貽則芳里。古曰：滔漫也。言不畏天也。泯滅也。夏諳夏也。  
上仁之所，古曰：上仁爲美。注云：上仁者，道自安終，遺盛法而處仁者。  
篤道自安，終遺盛法而處仁者。擇不處仁焉得知故引以爲辭。

與東

萬物音狀詒客  
字書物為復也  
音而諸語言狀  
反列奉古曰但以  
察合韻音琴  
則恨韵矣

欣黃神邈而靡蕡兮，儀遺識以臆對。應劭曰：黃帝善占，準其識書以意求其象也。賈誼曰：識言其度。丁曰：乘高也。

逕神芳道遐通而不迷。師古曰：登山見神故曰乘高也。逕遇也。音五故反。又音五各反。

葛縣縣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應劭曰：周南風其之木也。綏安也。樛音据與反。繫音力追反。

臨深芳乃二雅之所祗。師古曰：持小雅小寃之篇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惴恐懼之貌也。小長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既許爾言恐墜陷也。故云二雅之所祗。惴音之瑞反。

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師古曰：諱告也。炯明也。蓋孟詳音碎。炯音公迥反。

晉以迨群芳，辰倏忽其不畢。服虔曰：盍何不也。孟勉也。晋進也。迨及他時不早進也。

竚盤桓而且俟。王良曰：古曰辰時也。倏忽疾也。六反。承靈訓其虛徐兮。古以及輩也。師古曰辰時也。倏忽疾也。張良曰：行久也。俟待也。

芳魯生民之晦在晉也。師古曰：魯，古鮮字也。應劭曰：晦，無幾地長久而人壽短促也。鱗音先踐反。紛屯賣與蹇連芳。何艱多而智寡。唐曰：世艱難多，智者少。故遇禍也。師古曰：易屯卦六二爻辭曰：屯如，貞如蹇。六四爻辭曰：往蹇來連，皆謂險難之時也。寶音竹延反。連音力善反。上聖寤而後拔。宣群黎之所御。古文王羑里刻子於匡是也。至於衆庶，豈能豫禦之哉？昔衛叔之御昆芳。昆爲寇而喪子也。衛叔武迎兄成公成公令前驅射殺之。師古曰：御管，鬻弧欲罿讎。讎作音五鶩，反。衛叔解在五行志。管，鬻弧欲罿讎。孟康曰：御，迎也。昆，兄成公也。而成已。師古曰：謂管仲射桓公中，變化故而相說。芳孰云豫其終始。師古曰：雍造怨而先賞。丁繇惠而被戮。丁公也。繇讀與由同。東取弔于道吉芳。王贊慶於所滅。應劭曰：栗，孝景姁也。有子而以妬見廢。王宣帝王捷序也。以無子爲憂，而以謹毅得母元帝也。師古曰：道

前漢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古故字也。畔，回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師古曰：畔，亂貌。

後亦所也。回冗轉旋之意也。叟老人稱也。淮南子曰：比塞上之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對曰：此何詎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對曰：此何詎不爲此？何詎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老子德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單

治

裏

而

外

凋

兮

張

脩

襍而內逼。應劭曰：單，豹也。靜居其所以理五內處深。

皆與亢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師古曰：禡表也。單音善禡，音布各反。

昭

中

穢

為

庶

幾

兮

頽

與井又不得。師古曰：坎，古聿字也。穢，古和字也。聿曰：也。

早死舟耕，惡疾為善。師古曰：中和之道可以庶幾矣。於禍難而湏，曰：中和之道可以庶幾矣。於禍難而湏。

子

路

問

津

焉

集

澑

曰

子

孔

丘

之

徒

歟

對

曰

然

曰

惄

惄

者

子路問津焉集澑曰子孔子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惄惄者

小雅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萬誥音義曰三一止  
遷作正到奉世曰  
百儀則祐辭謂之語  
訛耳

待而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賦言景之行止皆隨於形草木枝葉名稟根抵人之餘慶資於積善亦猶此也

號羊楚姓泥崖也師古曰言黎在高辛之時爲火正有美光耀故其後嗣霸有楚國於南方也泥江水之別也江有汜音弭芊音弭

曰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虛三止應劭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後也伯益爲虞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止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爲秩宗典天地入鬼之禮也

既仁得其信然兮印天路而同軌德星合五位三所即國語歲日月星辰之所古曰仁得謂求仁而得仁印讀曰仲叔視天道又同法也師東山紂也纖盡也王武王也欲

王合位虛三五應劭曰東山紂也纖盡也王武王也欲

在也師古曰从古鄭字也仁即三仁也國語稱汾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折木之津辰在斗杓星在天鶉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我姬氏出自天鶉又折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爲農祥也

文選作阮籍  
其信也刊

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謂歲日月辰星也。三所謂達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孟康曰：伯晉文公也。

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遇一周歲在酉，入卯爲龍酉爲虎也。師古曰：戎女，驪戎之女，謂麗姬也。烈酷也。孝謂太子申生也。伯讀曰：霸言文公霸諸侯也。祖往也。言以龍往出以獸歸戎也。

發還師以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師古曰：發武王名也。性命也。武王初觀兵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性。還師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武王乃伐克之。於是成天命也。重謂重耳。晋文公名也。耦合也。文公初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文公欲安之，齊姜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後，遂反國。與時會震鱗漦于夏庭兮，而三正而滅周。應劭曰：易震爲也。龍鱗蟲之長也。

正歷夏殷周也。漦音丑之反，正音之盈反。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應劭曰：易巽爲鷄羽蟲也。宣帝時未央宮路輶廄中，雌鷄化爲雉元。

歷五世而王莽篡位，政之祚也。至平帝道悠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

應辟曰耦與夫  
特耦會也

某該番委曰慶豐  
因邊事之切要精而  
縣支該案目多變  
而表稿出王廷書  
吳光毅賦稿於  
音呼政互掌昭  
魯遠也呼迥支

東坡先生集本  
作効石通音注解

周德曰夏族也周至也。胥仍物而鬼諭兮廼窮宙而  
冥默玄深不可通至也。胥仍物而鬼諭兮廼窮宙而  
**達幽**  
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謀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往古來今曰苗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  
神極古今爲巢姜於孺筮芳且筭祀于擎龜應劭曰媯  
通幽微也媯巢姜於孺筮芳且筭祀于擎龜陳姓也巢  
君也姜齊姓也孺少也陳完少時其父孺公使周史卜  
居得有齊國之卦也李奇曰筭數也祀年也周公卜居  
洛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師古曰擎刻也詩大雅召南  
之篇曰爰擎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擎音口詩反宣  
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應劭曰周宣王牧  
之祥而中興曹伯陽國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亡曹  
而曹亡也孟康曰魯文成之世童謡言稠父喪勞宋父  
以驕後昭公名稠遂死於野井定公名宋即位而  
驕衛靈公掘地得石椁集鎔曰靈公遂以爲謚  
知其後必滅羊舌氏許真相周亞夫從理入口  
當餓死鞠窮也縣令夫所封也師古曰鞠告也道混成  
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師古曰大道混壹歸於自然  
人之所趨雖有流別本則同

神先心以定命，劣命隨行以消息。師古曰：言神明之道，雖在人心之前，已定命矣，然亦隨其所行以致禍福。幹流遷其不齋，劣故遭罹而羸縮。師古曰：幹轉也，言人之生各有遭遇，不能必濟免。方困厄，各隨其所逢以致羸虧也。三蘖同於一體，今雖移盈然不忒。孟康曰：晉大夫樂書，書子、驁、驁子，盈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驁氏乎？樂驁汝雲以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驁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驁之惡，竇軻將於是乎在其後至。襄公二十一年終，爲范宣子所逐而出，奔楚。自楚適齊二十三年，自齊入于宋。洞參差其紛錯，劣斯衆兆之所。晋晋人遂滅驁氏也。古曰：衆謂也。貢惑也。憤亂也。放盜也。抗，喪言以矯情，劣信畏穢，而忌服。孟康曰：莊周不欲爲穢牛，賈逵惡忌服鳥也。師古曰：抗舉也，喪差也。謂二人雖舉言齊，死生壹禍福。

宋祚曰：易本有  
二命字，宋祚曰：三解  
當作三解字

而心實不然。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詛。謂以詛斷之，是差繆也。詛音丁喚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詛音古曰：言富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則君子不避也。

士人之所欲，則君子不避也。謂其甚，則君子不避也。

貳兮廼音節輔德而無累約，執心不貳舉德至輕無所累惑。

斯爲可矣詩大雅召南之篇曰德輔如毛人鮮亮舉之輔音弋九反又音猶三仁殊而一致。

蕙穀音多是舛  
序林充緝文錯也列氏校本云監本無論語文  
稱逸人伯夷叔齊  
虞仲夏禹朱張  
柳下惠少連  
十一字

分夷惠舛而齊聲。師古曰：三仁紂賢臣也。論語稱微子比干所行各異而並稱仁。伯夷不義武王伐殷至于不食周粟而死。柳下惠三黜不去戀父母之邦志執秉舛俱有木偃息。呂蕃魏芳申重繭。呂存荆木也。客居魏國將賞包胥。包胥辭曰：吾所以重繭爲君耳。非爲身也。逃漢王於難而爲項羽所燒。賜四皓也。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侯少木之區別受賞紀焚躬以衛上。芳皓願志而弗營。師古曰：紀紀信也。脫漢王於難而爲項羽所燒。賜四皓也。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侯少木之區別受賞紀焚躬以衛上。芳皓願志而弗營。師古曰：紀紀信也。脫漢王於難

文侯敬而禮之。過其間未嘗不輒也。秦欲伐魏或諫曰：魏君賢者是禮國人稱久未可圖也。秦遂止兵。申謂申包胥即楚也。蕭足下傷起如蘭也。楚昭王時吳師入郢。昭王出奔申。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陰阻。魯織重眠立

宋祁曰注文

恆因作賦

於秦庭號哭。七日秦東公出師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反國將賞包胥。包胥辭曰：吾所以重繭爲君耳。非爲身也。逃漢王於難而爲項羽所燒。賜四皓也。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侯少木之區別受賞紀焚躬以衛上。芳皓願志而弗營。師古曰：紀紀信也。脫漢王於難而爲項羽所燒。賜四皓也。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侯少木之區別受賞紀焚躬以衛上。芳皓願志而弗營。師古曰：紀紀信也。脫漢王於難而爲項羽所燒。賜四皓也。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侯少木之區別受賞紀焚躬以衛上。芳皓願志而弗營。師古曰：尚書入

所尚不同。立德立言。期於不朽。亦猶蘭蕙松桔各有本性馨烈。材幹並擅。貞芳此乃古昔賢人以爲正道也。論語稱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賦引之。觀天罔之絃覆。芳實榮謨。先聖之大繇。芳亦从憇而助信。劉德曰：从近也。傳古也。从古鄉字。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繇。聖人謨之。論語稱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易上繫辭曰：人之所助

宋祁曰注文

孫子毛詩云

朱祁曰敵當作敵  
游事本作流言  
義曰該東書集  
作由今漢書集  
曲与流互用

者信也賦言若能謀聖人之大道有德者必爲道

虞韶

志所依履信者必獲他人之助謨音摹又音莫

微列朱作

美而儀鳳兮孔志味於千載

舜韶九成鳳皇來

儀語云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素文信而底麟兮漢

布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歲也

晏子春秋作春王之文有

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秦王之文有

其後爲襄成

及紹嘉公係稷視明禮脩之信而致麟漢封其後爲襄成

使由基射猿操弓而盼之猿抱木而號知其必見中

非

也李李廣也夜遇石以爲猛獸而射之中石沒羽也

非

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師古曰射者微技猶能

精誠感於猿石況

然兮矧射於道真師古曰射者微技猶能

精誠感於猿石況

立身極德親耽大道而不倦者乎

勤

道曰顥太顥也孔子也群龍喻群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

終始天道備矣孟康曰孔甚也顥大也聖人作經賢

登孔顥而上下兮緯群龍之所經

勤

形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觀大道而夕死可

也

也師古曰形已尚可遺忘況外物者哉諱音許元反又音許遠反

勤

若胤彭而偕老兮訴

勤

來哲以通情師古曰彭祖也老老母也言有繼續直

勤

而通亂曰天造山昧立性命兮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

勤

其性命也師古曰易也卦象復心弘道惟賢聖兮應劭

勤

辭曰天造草昧故賦引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論語曰易

勤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論語曰易人能弘道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勤

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應劭曰天道始造萬物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義我所欲也二憂

勤

傷夭物忝莫痛兮晉灼曰忝沒也忝辱也言不達性命

勤

自取憂傷爲物所大吳爾太素曷渝色兮

勤

且痛莫過於是也守死

勤

萬葉音晉陽  
一作腰律漫以  
道名腹心也公  
道違於天地性  
命也

萬葉音晉陽  
一作腰律漫以  
道名腹心也公  
道違於天地性  
命也

勤

俗是爲浩爾太素何有變尚粵其幾論神域芳

應劭曰  
尚上也

渝者哉師古曰渝音踰

入也

師古曰尚庶幾也願也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

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

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

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

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

唯貴得

名也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

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詰之治棲棲皇皇

不安之

意孔席不煙墨突不黔

師古曰孔孔子墨墨翟也突竈

也安也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

居安

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

著作者前列之餘事

耳德

劉德曰取者施行道

舍者守靜無爲也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

帶冕

劉本故字

第下

之服師古曰帶大  
之服師古曰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曰湛讀曰沈英  
有美名善譽內則覆道崇德也贊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贊被也易  
則言文章之盛久也晋书曰贊視也言目覩見其文  
久矣師古曰尋其下句孟說是也贊音莫限反卒不  
能攬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師古曰攬申也  
也以龍爲喻也洿音一故反又音烏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師古曰  
響見景則駭聞嚮則震合韻音之人反衡門橫一木於門上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攬意虛宇宙之外銳  
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之亘師古曰恒音亘竟  
之外言宏廣也豪芒之內喻纖微也恒音工賛反於一壯劉德曰賈韓也師古曰當已謂及已身尚在猶  
言當年也賈音古又音工暇反韓音上究反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師古曰大波曰濤文辭也摛布也藻文辭也猶無益



蕭設音義曰晉  
字林曰背月也  
才陽爻

葛設音義曰高  
鄭氏曰高也  
韋昭曰高也

雲之會。履顛沛之勢。師古曰顛沛僵仆也。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音工堯反。微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朝爲榮華。李斯曰當視不滿目故也。人且以自悔。況布士而是賴利也。顧虛君。師古曰當言不盈首也。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微君。呂行誅以賈國。師古曰賈市賈也。音古。說難既猶其身廼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遂。應劭曰首音首豪之首雄也。說難韓非書篇名也。呂不韋効千金於秦立子楚爲王封十萬戶侯以陰事自殺也。師古曰呂不韋初見子楚在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故班氏謂子楚爲秦貨耳。安說效千金乎。應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張說失之矣。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軻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師古曰浩然純壹之彼。宣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遺也。音于方遠也。

今大漢酒埽群穢更險芟荒。師古曰酒音所盤。芟古反。荒也。音信。廊帝紇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師古曰函容。也。讀與含同。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師古曰原水泉之本也。流者其末流也。卬太和枝附葉著。仲著音直畧。反。猶山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師古曰殖生也。毓與育同。

岑落。師古曰岑。與眾同。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師古曰墜古。字也。音見也。欲從旄敦而度高峯。泰山懷沈澨。而測深虛重淵。亦未至也。應劭曰爾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又令人呼為警。字林曰前高後不曰墜。音毛又亡周。施立設有族也。字林曰前高後不曰墜。音毛又亡周。施立設有族也。汎陽曰作汎櫟。字林曰前高後不曰墜。音毛又亡周。施立設有族也。春氣湧出溫泉。

東漢音義是康章  
非立達為康章  
坑友該案夏侯  
雅該康如字平詳  
拿伐音汗章  
服作恨恨也謂  
榜也吾恩及

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虛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亦謀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師古曰：說傳說也。解已在前。望謂太公望，即呂尚也。釣於渭水，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得非龍非鶴，非豹，非羆，乃帝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陽。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齊審激之。崔也。師古曰：齊審，審感也。聲謂冲角所歌也。沂音牛斤反。鄧氏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晉人曰：沂，崔也。下邳人曰：沂，崇也。下邳人曰：沂，崇也。皆埃及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師古曰：信合韻音新。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鄭氏曰：優繇不仕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大玄。應劭曰：宮中也。深也。皆及峕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奥。應劭曰：宮門謂之闈。

篆譜音義是康章  
非立達為康章  
坑友該案夏侯  
雅該康如字平詳  
拿伐音汗章  
服作恨恨也謂  
榜也吾恩及

中卷謂之壺。師古曰：壺音苦本反。婆娑虛術藝之場，休息虛篇籍之園。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虛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師古曰：亞次也。與讀曰次。若迺東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也。師古曰：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辱，七士謂爲士師三黜也。西狩獲麟也。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西狩。合韻音守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師古曰：墜，廼文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師古曰：共讀音。肥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師古曰：舍廢也。諸之也。言修志委命，則明。寶又不聞蘇氏之璧，韞於荆石。師古曰：蘇古和字也。音於粉反。亦臧也。音於粉反。隨侯之珠，藏於蟠蛇。師古曰：蟠即蟠字也。音工合反。莫昧不知。

篆譜音義是康章  
非立達為康章  
坑友該案夏侯  
雅該康如字平詳  
拿伐音汗章  
服作恨恨也謂  
榜也吾恩及

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

汙魚鼈

媒之

也

朱謂海

神之也

潢音

黃汙音

烏不覩其

能奮靈德

合風雲

超忽荒而

蹠顯蒼也

也

師古曰

蹠以足

也元氣

汙故

曰

顯天其故

夫泥蟠而

不飛者

應龍之

色蒼蒼故

曰

蒼天蹠古戰

也

也

謂海

神之也

潢音

黃汙音

烏不覩其

文奉書曰顏說乘  
也秀成也言以編  
年故而後成  
紀志傳亦上  
於紀也諸事於

叙傳第七十下

班固

漢書一百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  
必有典謹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師古曰  
王之德爲百王上也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師古曰此  
孔子美堯舜之言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  
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末廁於  
秦項之列太初師古曰暮與撰同後闕而不錄故探暮前記綴輯所聞  
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經典之義在於是也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

卽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其敘曰

**篇** 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

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故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篇** 师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篇** 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

**漏子** 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

**皇矣** 漢祖褒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

**王陳** 涉初起後又敗滅也

篇印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  
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因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君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  
皇矣漢祖豪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

**篇** 印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

**師古** 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漏于楚** 印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周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君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後又破滅也

**爰茲發迹** 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廻輿

**皇矣漢祖** 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

**秦人不綱罔** 印古曰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不用義帝要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星同晷** 印古曰景也

**粵蹈秦郊** 印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易也不用義帝要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王陳步初起** 印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

**後又破滅也** 印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

**西土** 印古曰孟康曰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書曰惟衆宅心晉杓曰西土

篇印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王陳步初起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廻輿星同晷晷景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衆宅心晉灼曰西土

篇印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其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皇矣漢祖靈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廻舉粵躡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二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西土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衆宅心晉灼曰西土

關西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流背宅心而由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

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

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易足怪乎

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因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產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王陳步初起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廻舉

星同晷師古曰景也

星同晷師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西土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師古曰保安也懷人懷德之人也

山保此懷民師古曰入關約法三章割據河東皆宅心高祖皆懷民大說皆懷民大說皆懷民

**篇** 印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

**師古** 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甚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漏于楚** 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因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後又破滅也

**王康** 涉初起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廻舉

**粵** 踏秦郊  
**星同晷** 師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政危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宅心** 戰士憤怨 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衆宅心晉灼曰西土

**山保** 此懷民 秦民大說皆宅心高祖

**牙信** 布腹心良平 冀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篇印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班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山保此懷民入懷德之人也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瓜牙信布腹心良平冀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壯高后稱制周顧天顯呂宗以敗劉德曰罔無章秦民大說皆宅心高祖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易興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王陳涉初起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廻輿星同晷師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因漏于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王陳涉初起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廻輿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衆宅心晉灼曰西土

篇印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其敘曰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關西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說皆安高祖乘轂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人懷德之人也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瓜牙信布腹心良平冀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壯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徒念王諸呂以至於敗亡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臯

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

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易足怪乎

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因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星同晷師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不用義帝要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换

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衆宅心晉灼曰西土

牙信布腹心良平冀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壯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劉德曰罔無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徒念王諸呂以至於敗上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舉不收孥張晏曰除民田租稅是不供貢也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

關西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乘轡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章秦民大說皆宅心高祖

篇印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甚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班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漏于楚印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因漏于王陳涉初起之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後又破滅也

粵躡秦郊叟來稽首革命割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印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不用義帝要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君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衆宅心晉灼曰西土

關西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說皆宅心高祖乘轂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師古曰保安也懷人懷德之人也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冀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劉德曰罔無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徒念王諸臣以至於敗上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臯不收孥張晏曰除民田租稅是不供貢也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墓合韻

我德如風民應如山師古曰善語稱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山也故引以爲音謨

篇印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網周

關西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說皆宅心高祖乘轡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

星同晷師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廻舉

粵躡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衆宅心晉灼曰西土

孝惠短壯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劉德曰罔無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者徒念王諸呂以至於敗士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臯不收孥張晏曰除民田租稅是不供貢也國富刑清登我漢道師古曰尚書云方命圯族言無音謨我德如風民應如山師古曰善語稱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山也故引以爲辭

篇詳此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  
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  
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  
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  
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  
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  
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因漏于  
王陳涉初起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  
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廻舉  
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二章是紀應天順民五  
星同晷師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  
山保此懷民師古曰保安也懷人懷德之人也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瓜  
牙信布腹心良平冀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壯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劉德曰罔無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臯  
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者徒念王諸呂以至於敗士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不收孥張晏曰除民田租稅是不供貢也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  
辭謨我德如風民應如山師古曰善語稱孔子曰君子之  
國富刑清登我漢道師古曰述文紀第四  
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急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  
孝景治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圯族言無  
之惡壞其族類吳楚七國亦然克

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其敘曰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

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因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後又破滅也

粵蹻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

星同晷師古曰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不用義帝要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心

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衆宅心晉灼曰西土

孝惠短壯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德曰罔無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師古曰諸侯之稅是不供貢也

不收擊張晏曰除民田租

國富刑清成也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圯族言無音謨

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急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

寧康

晉灼曰  
景紀令甲也

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師古曰曄盛貌也曄咨熙載師古曰曄誰也謀也熙與也載事也謀於衆賢誰可任用故能興其事業也作起也既抗亦迪斯文劉德曰迪進也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祫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張晏曰改正謂從建寅之月也述武紀

第六

孝昭幼冲家宰惟忠燕蓋師古曰虞書舜典曰虞遠能通譯音謗張實劉辰曰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聰師古曰舜者師古曰傳讀曰數虞書舜典曰敷納以言敷陳也謂有陳言者則納而用之

第七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劉辰曰夤故也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聰師古曰舜者師古曰傳讀曰數虞書舜典曰敷納以言敷陳也謂有陳言者則納而用之

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師古曰翼翼敬也尚書洪範云高執柔乃能成德也敘言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師古曰故薛廣德也優繇謂寬容也亮直謂朱雲也繇讀與由同外割禁圓內捐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張晏曰不徒閭尹之豔穢我明德如淳弘恭石顯使爲政以病其治也師古曰謂宦人爲閭者言其精氣奄閑不泄也一日主奄閉門者尹正也豔與底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臺闈恣趙朝

漢書本或誤作  
底字或作皆字

拾利宋作  
吟

**政在王** 師古曰：趙謂趙皇后及昭儀。炎炎燎火亦允不。

劉奉也。昌黎文謂東平王雲非王代也。

**陽政** 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王氏不炎熾矣。師古曰：允信也。

**孝文** 彬彬克謹威神。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忿威神也。謹執其也。其字從手。

**形渥** 周禮有屋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謂誅朱博王嘉之屬也。晉灼曰：劉刑也。師古曰：劉者厚刑謂重誅也。握服言屋下失其義也。

**實撓實凶** 大過卦。撓凶言以小材而爲棟梁不堪其任。至於折撓而凶也。師古曰：撓美貌亮助也。尚書雜典曰：夷亮天功故引之也。撓曲也。音女教反。

**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 師古曰：造成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故引之也。也。遭家業不言其自號宰衡而無周公伊尹之忠也。

**述平紀第十**

**燦列案作少朱祁曰：本漢本浙本如字也。宋元**

**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 師古曰：茂合也。韻音莫口反。

**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

**弘業爵土廼昭** 師古曰：贊功也。韻音莫口反。

**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

**後昆承平亦有紹土** 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有以勳獲爵土者

**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

宋祁曰：漢本浙本猶有疑

侯表第五

立德不報愛存二代

應劭曰二代二王後也。師古曰二代謂殷周也。言德澤深遠故至漢朝其子孫又受茅土以奉祭祀。

宰相外戚昭見戒

張晏曰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迪于秦有革有因

劉德曰至也。榆即劉德曰元本數始於一起於初九之一也。

漢迪于秦有革有因

劉德曰榆即至也。

官失學微六家分乖

劉德曰六家謂黃苗也。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

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度量權衡歷筭追出古

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

劉德曰解在禮樂志。

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

張晏曰數之元本一起於初九之一也。

秋忽者也

劉德曰秋禾芒也。忽蜘蛛網細。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

劉德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始也。

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

劉德曰解在禮樂志。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

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度量權衡歷筭追出古

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

劉德曰解在禮樂志。

列氏校本互鑑  
作元本元本

昭鑒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由什一供貢下  
富上莫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搘  
古今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搘引也揚搘者舉述食而引之陳其趣也搘音居學反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  
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鄧展營惑也太夫臚岱侯伯僭時秦文  
造四時祭天是也師古曰臚岱季氏族於泰山是也應劭曰僭時秦文  
聲相近其一耳臚亦陳也臚亦陳也臚族臚古曰謂方士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師古曰：炫，光耀之貌。音胡。反。縣古懸字。

也降應王政景以燭形張晏曰王政失於此星辰變於彼猶景之象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師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放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敘李奇曰河圖書即洪範九疇也師古曰庖也猶也追古攸字八卦代寔寶半演文武春秋之占

**坤作墜** 魏高下九則 張晏曰：易曰：地熱坤，剝德曰：九則。九則者，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師古曰：墜古地字易象曰：地熱坤，君子以厚德。

**載物高下** 謂地形也。一曰：地之肥瘠。

**萬國變定** 東西疆理南北 謂立封疆而統理之。

**自昔黃唐經略** 師古曰：變和也。疆理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創五等制立郡縣。晉灼曰：創音剝削之。

**略表山川彰其剖判** 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師古曰四載解在溝洫志唯河爲難災及後代商鵠周移秦決南涯服虔曰河竭而商亡後亦河移徙禹溝入淮泗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服虔曰本有九河文今塞餘有一也

禋棄野武作瓠歌張晏曰禋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成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劉德曰成帝治河已作歌平改元曰河平元年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處羲畫卦書契後師古曰處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與撰同讀與伏同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師古曰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能弘大正道也羣言紛亂諸子相騰師古曰騰馳也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同籍九流以別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墨從橫雜農凡九家

述藝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嫚下暴盜思伐之矣引此言者謂秦胡亥之時勝廣熛起梁籍扇烈師古曰飛火曰熛初起而項羽益盛也熛音必遙反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師古曰還逃也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詠虛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陳之交旅如父子攜手還秦拊翼俱起應劭曰還反也耳謀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三桺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桺爾雅曰烈古曰魏齊韓皆滅而復起若堯木更生也師古曰桺音五葛反枯揚生華曷貴之意也曷惟其舊言不能久也師古曰云枯揚生華暫貴之意也曷惟其舊言不能久也師古曰枯揚生華大過卦九五爻辭也舊合韻音曰橫

列傳本云該集  
書鴻海平山  
也音鳥不作島  
又音丁光爻

雖雄材伏于海鷗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  
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刻秦穆公要人從之述魏豹田儋

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黠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張晏曰吳芮  
淮梁英布王淮南彭越王梁也紹舉也割有齊楚跨制  
尹主也江湖之間雲起龍襄化爲侯王襄舉也門爲開師  
曰開音并盧綱與高祖同里楚名里門爲開師德薄位  
古曰左氏傳云高其開闢舊通語耳非專楚也德薄位  
尊非脰惟殃吳克忠信胤嗣廼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  
四

賈厔從旅爲鎮淮楚張晏曰劉賈晚乃從軍也晉灼曰  
厔無幾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厔曰  
古以爲勤字言賈從軍有勤勞也

澤王琅邪櫟激諸呂濞之愛吳疆土

踰矩法制也古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張晏曰齊斧越斧  
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用此斧於吳也師古曰易云喪其齊斧故引以爲辭述荆燕吳傳第  
五

太上四子伯芳早夭仲氏王代旅宅于楚師古曰詩備  
弓箭風又曰仲氏任只此序方論高紹曰楚王戊爲薄太后服喪則東海郡遂與吳紹  
兄伯及仲故引二句爲之辭也紹曰共反而誅景帝更立平陸侯禮續元王之後也  
在于京弈世宗正師古曰正合韻音征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  
博學三世成名師古曰謂劉德劉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誠奉身殿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張晏曰申意  
樊噲也樊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布曰增欒公哭梁田  
可斬也時議臣皆憲師古曰信讀曰申樊噲公哭梁田  
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

其政或金或社李子曰魯人愛田叔死送之以金齊貴樂布爲生立社

述季布樂

布田叔傳第七

李子曰魯人愛田叔死送之以金齊貴樂布爲生立社

述季布樂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爲自亡燕靈絕嗣齊  
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  
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張晏曰濟北王志  
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城陽菑川武帝乃割  
臨菑環悼惠王冢以與菑川令奉祀也師古曰適讀曰  
嫡赴赴景王匡漢社稷武貌音糾述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師古曰包漢謂勸  
高祖且王漢中也舉信舉韓信也

信合韻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脩文平陽  
音新玄默繼而弗革師古曰革改也言曹參爲相守靜民用  
無爲一遵蕭何約束不變改也

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

留侯讐秦作漢腹心劉德曰襲秦推始皇於搏浪沙中

圖折武關解院鴻門師古曰圖折武關謂從沛公入武關說令爲疑兵又謂秦將以利勸因其怠懈擊之類也推齊銷印區致越信師古曰敵與驅同越彭越也信亦韓信也謂於垓下圍項羽時也信合韻音新

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廼安師古曰攘音人養反難周無也

尊父亞夫守節吳樊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舞陽鼓刀滕公旣駟師古曰鼓刀謂屠狗也穎陰商敗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師古曰述樊噲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師古曰志記也謂多定漢章程律說古事也司主也。度之緒建平算直犯上干色蓋謂此也平字當爲成傳耳寫誤廣阿之厓食厥舊德亦勤字也易訟卦六三爻辭曰食舊德食猶饗也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賽塞帝臣匪躬之故躬之故此言申署嘉召責御通請誅朝錯皆不爲己身實有塞塞之節也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食其監門長揖漢王遽襲陳留進收穀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師古曰杜亦塞也謂說令塞白馬津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李寄曰作新語也師古曰論語稱顏回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開博我也此言陸賈嘗之越也從言千容反風讀曰調散繇役夫遷京定都讀與由同言劉敬由戍而來納說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孫奉常與時抑揚卒而來納說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孫奉常與時抑揚

稅介免胄禮義是創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創始或謀觀國之光師古曰詩小雅小旻之篇曰或愁或謀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故合而爲言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李傳作朱劉終書其賜姓也此言朱婁本其舊族耳

淮南僭狂二十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簪卅薦亡師古曰窘仍也薦讀曰荐荐笄于王也長還死雍其子安又自殺也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崩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廻成患害師古曰言伍伯初不從王反王繫其父母乃進邪謀終以遇害也充躬周極交亂弘大師古曰小雅青蠟之詩云讒言罔穢交亂國此敘言江充息夫躬之惡引以為辭也四述前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列傳第十九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祖以見識拔也爾雅云還遇之也非謂寤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溫溫恭人

伸伸師古曰詩周南螽斯之篇曰宜爾子孫振芳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大如也謂和舒之貌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故引以為辭也夭音於驕反

齊爲立社也衛直周張淑慎其身師古曰衛詩燕燕之詩言以美四人也引此詩言以美四人也

孝文三王代孝子梁梁孝王武梁懷王擇懷折立嗣孝

乃尊光師古曰折謂夭也亦謂梁孝王也

內爲母弟外抑吳楚怙寵矜功師古曰莫侯反解在五行志用親親之道故分帝庸親親厥國五分梁爲五國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王次子明爲濟川王章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

德不堪寵四支

不傳晋灼曰子父母之四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孝恭王買有後耳

其事具在本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師古曰矯矯高舉之貌也合韻音驕

遭文獻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師古曰圉合韻

吳楚合從賴誼之慮師古曰勸文帝大封梁淮陽梁平王卒距吳楚不得令西也從音子庸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絳慷慨激辭納說師古曰爰蓋字絳此加子蓋讀也或作擇耳

席顯陳成敗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辭不及矣此敘言朝錯所以及禍既如發機先寇受害師古曰發機言其速也吳楚未敗之前錯已誅死

述爰蓋朝錯傳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

張晏曰：矯辭以免也。

師古曰：淮南王謀反，譁黠正直武帝不冠不見。謂元服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也。元首也。故謂冠爲元服。

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

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

下摩上惟德之隅

師古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直嗣刺上亦爲方正也。一隅謂得道德之一隅也。

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

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盈

凶德相挺既敗用成

師古曰：挺謂柔安國臨當爲永，延反音式。

壯趾王恢兵

首孟康曰：易莊于趾，征凶。安國臨當爲永，相墮車塞後。

首爲將多所傷失而憂死。此爲不宜征行而有凶也。

方言挺取也。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

師古曰：言景帝庸主耳，所以子皆得。莊者由文帝之德，慶流子孫也。

慶合

讀音卿

魯恭館室江都訥輕

師古曰：訥謂輕狡也。音初教反。

近人咎

師古曰：波韓安國也。此王恢也。

述竇田灌韓傳第

二十二

中山淫醡

師古曰：諺辭也。一日俟也。戰具守備後辭及之，發病死是爲不信。

音詠合讀音榮

長沙寂漠廣川亡

聲膠更不亮常山驕盈

如淳曰：亮信也。聞淮南謀反作於漢朝。

四國絕祀河間賢明

李奇曰：臨江哀王閔臨江哀王，無子。國除禮樂是修爲漢宗英。

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

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

控弦貫石威動北隣。謂匈奴也。

師古曰：北隣

蘿林詩音年  
輕房釗鈎真  
鈎如浪音銀

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

世滅姓

師古曰  
忝辱也

蘇武信節

不識王命

師古曰  
信讀曰申

述李廣

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

師古曰  
貌弛元首也

謂劉朱作  
明

薄伐獫允恢我朔

謂相  
易江都

邊

師古曰  
陁廣也

戎車

七征

衛朝

閑閑

師古曰  
展

合

圍

單于

北登

闐

頽

票騎

冠軍

大

勇

紛紜

師古曰  
如森之長

驅六舉

電擊

雷震

師古曰  
凡六出擊匈奴

飲馬

翰海

封狼居山西

規

太河

列郡祁連

張晏曰  
置祁連山

述衛青霍

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

師古曰  
爾雅云抑抑密也

身修國治

致仕縣車

下惟覃思論道屬書

師古曰  
音之欲反讜言訪對爲

謂之純儒

崇德

思論

道屬書

師古曰  
音之欲反

讜言

訪對爲

崇德

師古曰  
謂之純儒

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也

師古曰  
富奇風讀曰諷

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

師古曰  
蔚文綵盛也音齋

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

師古曰  
升也金門金馬門也

既登爵位

祿賜頤賢

師古曰  
顧養也謂之

布衾疎食

用儉飭身

師古曰  
飭

整也讀  
與敦同

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廼

師古曰  
寤也

廼廼試兒生

糱糱束髮修學

師古曰  
糱勉也

偕列名臣從政輔治

述公孫弘

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

一人日旰忘食

師古曰  
詩大雅下武之篇

既成寵祿亦羅

大

師古曰  
媚也

愛也北敘言張湯見愛於武帝

既成寵祿亦羅

大  
一  
人  
應  
疾  
慎  
德  
一  
人  
天  
子  
也

既成寵祿亦羅

大

師古曰  
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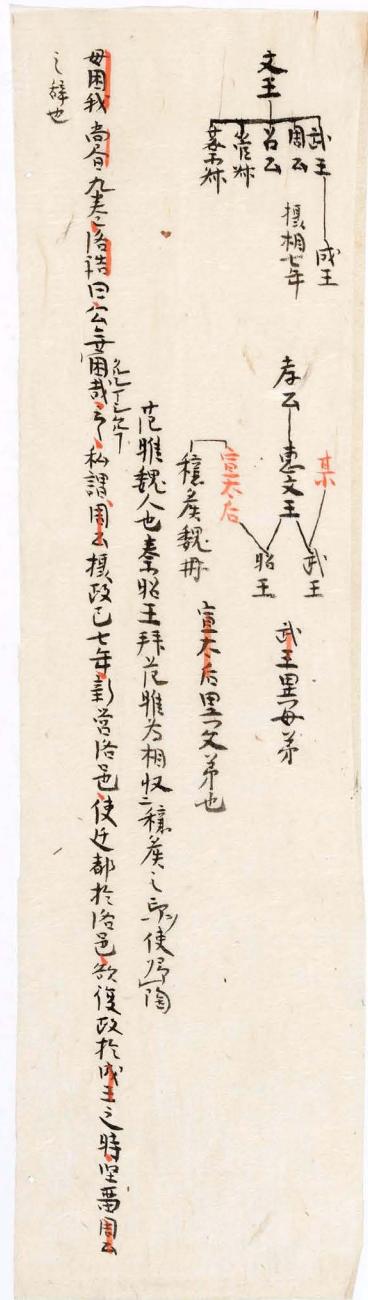
愛也北

敘言張湯見愛於武帝

既成寵祿亦羅

大

宋  
齊  
梁  
當  
有  
也



公孫賀昌黎  
孫也武帝為太子取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史人是孫衛  
白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初封南鄉侯後代王慶為宜都侯

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少山有獻牛足上出肩上列，以為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園道相連三十餘里，納於邢臣羊勝、計欽、歐充為漢嗣刺殺，誣臣表奏，發負斧亭死。既退飯闥，猶有恨心，內別思慮，霧亂外別，土功過制，故牛蹶作足而出於肩下，奸上承也。倘不能自解，發瘞暴屍，又凶短極也。

楚元王文字游高祖同父少弟

辟非  
癸辛

夷王郢若  
戊

平陸侯礼楚文王

安王道

癸王淮

第王純

休侯富

沈相侯咸

死朐侯執

棘樂侯調

宗正辟疆

陽城侯張

安民  
郎中

向欽

熙安世溫良塞淵其德

師古曰詩靜風燕燕之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深也塞實

也謂其德既實且深也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

此後言子孺亦有之

## 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

師古曰天子之意用觀取其資幸而免身

延年寬和列于名臣

師古曰欽用材謀有異厥倫

類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錢身釁胡社

李奇曰李廣利胡殷之以

其血塗社也師古曰斬者以血祭耳非塗之血也

致死爲福每生作旣

師古曰晉說相坐之刑也

張塞致死封侯李廣利求生而死也

述張塞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烏呼史遷薰胥以刑

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師也從相也鋪編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偏得罪

致死爲福每生作旣

師古曰晉說相坐之刑也

近是矣詩小雅兩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編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偏得罪

思廼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勑成一家大略孔明

師古曰孔也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彝立嗣

如淳曰昭帝及齊王無嗣師古曰嗣合韻音祚

燕刺謀

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夾園不幸宣承天序

師古曰序合韻音似豫反

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湫湫

師古曰六者爲武帝也易頤卦六爻辭曰夷視耽耽其欲湫湫耽

智丁舍反湫音滌今易湫字作逐

文武方作是庸四

克晉灼曰方並也師古曰言並任

助偃淮南數子之德

不忠其身善謀於國諫武帝不宜興兵討越也述嚴朱

吾立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萬該曰耽蕩林音潭音鴻音漢書本作懲也。應曰昌曰昌見林音。潭音鴻音矣。余謂鑒音當含支。

東方贍辭談諧倡優師古曰譏苑折僵正諫舉師古曰郵

與尤同

尤過也

懷肉汙殿施張沈淳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耄王子師古曰公孫賀妻衛子師古曰春秋時發宜春舊仕張晏曰千秋談備太子寃發言故義依霍庶幾云已如淳曰若此人等無益於治可爲庶師古曰敬揚敬義

弘惟政事萬

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由楊王蔡陳鄭

傳第三十六

王孫贏葬建廬斬將雲廷千禹福刺鳳遍遠也是謂狂狶敝近其東師古曰喪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蓋狂狶耳云敬之操近於中行也喪音竹仲反述揚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堂堂乎張

也蓋美子張儀形盛也故引之

擁毓孝昭末命導揚劉德曰武帝臨終之命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擢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師古曰陰謂覆蔽之耗侯狄擎虔恭忠信師古曰匈奴奴休屠王之子故曰狄擎音姬信合韻音新舊反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燔燔立功立論師古曰燔燔以不濟可上諭其信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晏子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此敘言宣帝令反擊西羌充國不從固上屯田之策也

武賢父子武人

之後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諫節救在三愁鄭氏曰三愁謂劉向谷永耿育皆訟教反擊也師古曰諫節言其故縱不拘也

會宗勤

事疆外之桀述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闕下  
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殷士膚敏謂微子也故引以爲辭辭霍不婚遂道致仕師古  
讀與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  
巡同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

宣近於知恥晉灼曰當宣帝時始仕至元帝時以歲惡

非也當爲平當也宣彭宣也言廣德平當彭宣三人不

苟於祿位並爲知恥也本傳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

平當逡巡有恥彭宣見陰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

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  
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吉困于賀涅而不繙禹  
榮以祿又曰確乎不可長也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曰白乎涅

既黃髮以德來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曰白乎涅

而不知涅汗泥也可以染阜雖黑色也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漢之  
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如淳曰造謬之  
也合韻義也師古曰謨謀音慕國之誕章博載其路師古曰誕大也謂憲述韋

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鄧侯曰師師  
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辟作威言威權者唯人君得作之  
耳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尹氏太師惟周之氏秉國之  
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言大臣之職輔佐天子者也此  
叙言魏相欲崇君道而黜私權故引書詩以爲言也

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東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

傳第四十四

古往知來幽贊神明師古曰易上繫辭曰神以知來知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言深致神明之道助以成教故爲蓍卜也說卦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能弘道非其人則不能傳學微術昧或見  
彷彿疑殆匪闕違衆迂世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危也謂有疑則闕之也此叙言術士不闕疑殆故遭禍難也師古曰尤過深作敦害師古曰尤過也敦厚也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

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張晏曰受任爲右扶風卒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張晏曰受任爲右扶風卒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敵亦平平文雅自贊師古曰平讀曰便便辨也贊助也以文雅助治術也一說贊進也

事實赳赳邦家之彦師古曰赳赳材勁貌也音糾章死非舉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緊好剛輔亦豪直師古曰緊是如淳曰崇爲尚書僕射是言責之官也哀帝及傳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隆諫武庫兵不宜以給董賢家此爲持官守也寶曲定陵竝有立志鄧展曰孫寶曲撓定曰何竝斬侍中王林卿奴是立志也述蓋諸葛劉鄭母將孫何傳第四十七師古曰本傳母將降在孫寶下此敘云今此敘云將孫何是敘誤也

長情懊惱覲霍不舉蘇林曰懊惱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也懊惱音弋於反遇宦廼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躡石許詩曰小雅雨無正之篇云旻天疾威不憯不匱也憲思也圖謀也言幽王見天之威不思謀也此敘言望之思謀不

詳卒爲石顯及許史所  
顛蹠也蹠音介二反

前漢傳

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壘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

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

師古曰敏也合韻音美

疾舅氏蘧蓀幾陷太理

節古曰蘧蓀口柔觀人顏色而爲辭佞者也言淮陽憲

王舅張博爲諂辭幾陷王於大罪也蘧音渠蓀音除幾

音鉅依反楚孝惡疾東平失軌

師古曰惡疾謂眚

母歸戎里

張晏曰戎氏女歸我氏之里也

元之二王孫後大宗

孟康曰謂哀平

帝昭而不穆大命更登

御展曰昭而不穆有父無子張

工衡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襄襄古之文學

師古曰襄襄盛兒也音弋民具爾

瞻溷于二司

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位尊職重下所瞻

中山少矩

樂昌篤實不撓不識遭閔既多是用廢黜

師古曰詩鄭相舟曰遭閔

既多受侮不少遷遇也閔病也謂見病害

甚衆也此叔言王肅深爲王鳳所排陷也

武陽殷勤輔

山惇慎受葬之疚

師古曰疚病也孔光後更曲意從葬之欲以病其德行也

述匡張

孔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撓不識遭閔既多是用廢黜

師古曰詩鄭相舟曰遭閔

既多受侮不少遷遇也閔病也謂見病害

甚衆也此叔言王肅深爲王鳳所排陷也

輔

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勲高武守正因用濟身

師古曰言

傳喜不阿附傳大居故得免禍

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

音先踐反

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劉德曰易曰

終其祿也音先踐反

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劉德曰易曰

蓋音蓋于天

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

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師古曰翰音筮于天中孚卦

上九爻辭也翰音高飛而且鳴喻居非其位聲過其實也

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廿資義得其勇如

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為鯨鯢師古曰半步曰述翟方進

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繫指丁傳略

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衄丁傳奉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禦廢黜咸

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董門轂而覃思草

法摹玄師古曰輶止也摹與撰同言止不斟酌六經放

復作賦草創法言及撰太玄經也斟酌六經放

揚雄傳第五十七

獮擴立秦滅我聖文師古曰獮擴麤惡之貌言無漢存

其業六學折分是綜是理是剛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

始師古曰散謂分派也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譏誰譽其有試師古曰論語舞孔子曰吾之於人

敘言人之從政可試此而知故引以爲辭也泯泯群黎化成良吏師古曰黎民

知從吏之化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

述荀卿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

克爲雄師古曰詩大雅湯之篇曰魯是強圉魯是擒克

強圉強梁禦善也擒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言任

用此人爲虐於下也。指音平侯反。報虐以威歟亦凶終。刑曰尚書呂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哀閔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爲虐者以威而誅絕也。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蓋均無貧言爲政靡法。平均不相陵奪則無貧匱之人也。故引之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師古曰富上并下荒殖其貨。師古曰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師古曰殺合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師古曰君況也齊人等之人也。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是謂師古曰台我也我國家也。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墳高明作戒後壯。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

刺讒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濱賤而惡之也。述此敘亦深疾佞幸之人故引詩文以譏之。營惑也。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師古曰於歎辭也。帝典虞書舜典夏也。於讀曰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師古曰攘郤也。宗幽既昏淫于襄女。師古曰宗幽幽戎敗我驪遂亡鄆鄗。長晏曰申侯與戎共伐周敗於驪山下。遂殺幽王平王東徙都成周。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師古曰境合韻音竟。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雷也音廷。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自古至平凡五帝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壯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

越東甌師古曰：攸遠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師古曰：柔安也。謂封之也。

剖符

謂封之也。

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

張晏曰：表外也。禹就敘以爲外國也。

德化

周穆

觀兵荒服不旅

張晏曰：觀示也。旅陳也。犬戎終王而朝周穆王以不享征。

之是以荒服

不陳於廷也。

漢武勞神圖

遠甚勤王師

驪驪致誅大宛

鄭氏曰：

驪驪盛也。

師古曰：

此說非也。

小雅四牡之詩曰：

四牡騤騤

驪驪駱馬

驪驪喘息之貌

馬勞則喘

此敘言

漢遠征

西域人馬疲

彫彫公主廼女烏孫

孟康曰：

彫音

也。

驪音

它冊反

彫彫

公主

烏孫

題彫彫

陽陽

愛也

師古曰：

此說非也。

彫音上支反

彫彫好貌也。

魏詩

葛韞之篇曰：

好人提

提音義洞

耳女妻也。

音乃據反言

漢以好女

配烏孫也。

使命廼通條支之瀕

師古曰：

瀕音

頻又音賓

也。

昭宣

乘

業都護

是立總督

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

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

禍福

例于外戚

師古曰：

詭違也。言禍

宗顛覆

譙姐

碌魏宗文產

德

如淳曰：

淳指在魏許負相

與漢遂禽

而死也。

福相違終始不一也。

高后首命

呂后

子夫既興廟而不終

翁熾也。

鉤七憂傷孝昭以登上官

師古曰：

鉤七

憂傷

孝昭

以登上官

幼尊

類禡厥宗

應劭曰：

詩云：

是類是禡

禮將征伐告天

地表而祭之

謂之禡

禡者馬也。

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

神也言上官后雖幼尊貴家族以惡逆誅滅也。

師古曰：

禡音莫

反

史姊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

產元夭

而不遂

功成乘序履尊三十世

張晏曰：

至成帝乃崩也。

師古曰：

乘序

謂登至尊

之處也。

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

異本後尊

謂登至尊

山無臺乃喪馮衛師古曰馮昭儀中山孝王母也爲傳氏所陷衛婦中山孝王后也爲王莽

滅惠張景淳武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祚人事欲羨  
兆天所度師古曰作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平帝王皇居故終用不昌也度音徒各反怨咎若茲如何不恪

師古曰恪敬也述外戚傳

第六十七

元后姪母月精見表師古曰遭成之逸政自諸舅曰言成帝貪自逸樂而委政於王氏

師古曰謂王成成都商及王章也

煌煌假我明光師古曰煌煌貌曲陽歎歎亦宋其堂

師古曰敲敲氣

許驕反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桀虐烈商辛張晏曰桀名

桀紂名辛

僞稽黃虞繆稱典文師古曰考也衆怨神怒惡復誅臻

張晏曰臻日復

王之極究其姪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敘帝皇張晏曰十紀也

表及諸侯王

建侯王張晏曰百官

也表集天地統陰陽張晏曰準天地天文志也

統合也陰陽五行志也

闡元極步張晏曰人理

州域物土疆張晏曰地理

及溝洫志也

窮人理該萬方張晏曰人理

方謂郊祀志有日月星張晏曰之故及古今之語

辰天

下山川人鬼之神緯六經綴道綱張晏曰萬文志也

氏贊篇章張晏曰包含雅訓

正德術藝文章汎而言之盡在漢

文字惟學林張晏曰信惟文學之林藪也

此總說帝書耳亦不皆如張氏所說也

述敘傳第七十

叙傳第七十下

班固前漢書凡百篇總一百二十卷

十二帝紀一十三卷

八表一十卷

十志一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前漢書卷之十一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典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渤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

瓚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洪嗣吳郡雲陽人爲吳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宇高平人晉吏部侍郎

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駟史記序云莫知氏姓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爲干瓚鄭元注水經以爲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干瓚爲翼主簿兵曹

參軍後爲建威將軍晉中興書云翼病卒而大將干  
瓚等作亂翼長史江徽誅之干瓚乃是翼將不載有  
注解漢書然瓚所采衆家音義目服虔孟康以外並  
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  
中案漢祿秩令二此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  
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具其先輩音義及茂  
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  
書今之注也若謂爲干瓚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  
不相會此瓚非干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曰錄亡  
祕書校書郎中傳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記穆天子  
傳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塚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

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駁衆家訓義此瓚疑是傳瓚瓚  
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  
之傳族耳既無明文足取信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洪農太守

止注相如傳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  
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  
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

祿大夫司徒東郡公

撰荀悅漢紀音義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通直散騎常

侍祕書監洪文館學士封琅邪縣子

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十九字

詳定所

准慶曆二年三月初一日

轉運司牒准

禮部貢院牒准

勅命指揮毀弃淫偽浮淺俚曲穢辭并近年及第進士一時程試文字不可行者除已追取印板當官毀弃外有前漢書一部百二十卷可以印行今於元印板後錄略

詳定條制照會施行者

詳定官登在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杭州司法參軍潘說重詳定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監杭州裝御斛升

錢帛綱運兼糧科院權書記廳公事馬 元康

鑄字之設可印群書以傳永世誠爲無窮之利矣  
然其始鑄字樣有未盡善者印書者病其功不易  
就永樂庚子冬十有一月我

殿下發於宸衷命工曹參判臣李蔴新鑄字樣極爲精  
緻命知申事臣金益精左代言臣鄭招等監掌其  
事七閱月而功訖印者便之而一日所印多至二  
十餘紙矣恭惟我

恭定大王作之於前今我

主上殿下述之於後而條理之密又有加焉者由是而  
無書不印無人不學文教之興當日進而世道之  
隆當益盛矣視彼漢唐人主規規於財利兵革以

爲國家之先務者不啻霄壤矣實我  
朝鮮萬世無疆之福也

宣德三年閏四月 日崇政大夫判右軍都摠制  
府事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  
司成 壯子貳師臣卞李良拜手稽首敬跋

宣德六年辛亥五月 日印



